

也许，人生就如同一艘渡轮，永远往返于一条河的两岸。
而可能相爱的男人和女人，就站在两岸互相凝视，缘分就通过渡轮连接在了一起。

蔡骏|经典|悬疑|小说|系列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著 蔡骏

读外借

Margaret's Secret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著 蔡骏

M a r g a r e t ' s S e c r e t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玛格丽特的秘密 / 蔡骏著. — 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8.7

ISBN 978-7-5596-1467-4

I. ①玛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331495号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作 者：蔡 骏

选题策划：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：李 伟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）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3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7

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467-4

定价：42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题 记

如果你在某时某地见到一幅不断向你倾诉秘密的名画，
请不要尝试着揭开她神秘的面纱。
因为那将彻底改变你的人生……
切记！



001	引子
007	第一部 神秘羊皮书
047	第二部 从上海到巴黎
183	第三部 诺查丹玛斯如是说
217	爱人的头颅
229	寻宝记

引子

那不是人类的眼睛。

黑夜里那双睁大了的眼睛，发出骇人的光芒，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那不熄的蜡烛，白色烛火在幽暗的房间里不断摇曳，使得墙壁上反射出魔鬼般的投影。

其实，那不过是只硕大的老鼠而已。

幸好欧洲已不再是十四世纪了，否则这只老鼠的骤然出现，会把死人都吓得活过来。

“上帝保佑，让黑死病见鬼去吧！让圣巴托罗缪之夜见鬼去吧！让大鬼小鬼女鬼们统统都见鬼去吧！阿门！”

这是阿兰·阿查巴尔特在临睡前做的祷告。

他穿着一件厚大的睡袍钻进被窝，却不敢把蜡烛吹灭——三周前的某个夜晚，巴黎街头碾过一辆囚车，阿查巴尔特战战兢兢地从窗户缝隙望出去，只见囚车上几个男人模糊的影子，毫无疑问，他们即将被送上断头台。

那天凌晨，他做了个奇怪的噩梦，梦到囚车上一个男

子的头。梦醒后他浑身冷汗，呼吸困难，颤抖着打开窗户——他看到昏暗的街道上飘过一个白色的幽灵，深色的长发高高扬起，一袭白衣上沾着猩红的血迹，手中竟捧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。

尽管阿查巴尔特出生在“吸血鬼”的故乡瓦拉几亚，但真正亲眼目睹鬼魂出没，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从此他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每夜都把窗户牢牢钉上，睡觉前不敢把蜡烛熄灭，任由老鼠在画架上窜来窜去，留下一摊摊颜料的脚印。

今夜还会不会响起可怕的车轮声？噩梦会不会再度降临？窗外的幽灵是否还在游荡？阿查巴尔特蜷缩在被窝里辗转反侧。每当想到这些，他就会浑身战栗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
连续不断的敲门声，让他想起了两年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——不，是那个幽灵吗？

敲门声更急促了，外面有几个男人在叫着他的名字，至少不会是个女鬼吧？阿查巴尔特这样想着时打开了房门，眼睛却被火把晃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来人的模样，就被几只粗壮的手臂拽上了马车。

上帝啊，不会是绑票吧？阿查巴尔特用蹩脚的法语求饶起来：“尊贵的先生们，你们一定搞错人了，我只是一个穷画家，没有老婆孩子，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。”

一个冷冷的声音问：“你给国王画过像？”

“对，我是宫廷画家阿兰·阿查巴尔特，我以国王的名义恳求你们放了我吧！”

“我以王太后的名义请你出门。”

阿查巴尔特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，马车内有厚厚的窗帘，他看不到外面的街道，只感到车轮在石子路上飞快地转动。

片刻之后，黑衣人将他拖下了马车，把一件干净的外套披在他身上，使

他看起来有几分像贵族了。火把照亮了眼前巨大的房子，阿查巴尔特记得自己来过这里，于是惊叹道：“罗浮宫！”

没来得及惊叹完，他就被推进了一道边门，黑衣人带着他走上陡峭的旋转楼梯，在周而复始的圆圈中，不知爬了多少层台阶，才来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前。

两个魁梧的卫兵戴着头盔，举着长柄战斧守在门前。黑衣人对卫兵耳语几句，卫兵便打开了铁门，后面还有个长长的回廊，阿查巴尔特心想自己已进入罗浮宫最隐秘的心脏了。

他们在一扇巴洛克式的大门前停了下来，黑衣人有节奏地敲了敲门，大门缓缓打开，里面是间富丽堂皇的宫殿，虽然不大却装饰得异常考究。房间里坐着一个黑衣老妇人，旁边还有几个宫廷侍女。

老妇人看了阿查巴尔特一眼，便向里面房间挥了挥手。黑衣人架着他走了进去，阿查巴尔特低声问：“那个老妇人是谁？难道是王太后殿下？”

黑衣人狠狠捏了他大腿一把：“不准乱说话！否则杀了你！”

阿查巴尔特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跟着他走进里间。这房间要比外面的稍小一些，同样装饰得极度华丽，可奇怪的是没有窗户，只是点着几十支蜡烛，这是藏在罗浮宫里的一间密室。

房间里有张巨大的床，支着雕工精美的床架，上面铺着华贵的丝绸。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长方形镜子，看起来有些像画框。

最重要的是，镜子前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。

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宫院长裙，露出了光滑洁白的前胸，黑色长发如海藻般自然垂下。在她那精灵般美丽的脸庞上，有一双几乎半透明的翡翠色的眼睛，在跳动的烛火下反射出诱人的光芒。

真是人间尤物——阿查巴尔特已经四十岁了，却从未碰过女人，看着眼前的女子不禁傻了。

黑衣人轻轻碰了碰他，把画架和颜料等工具放在他面前。

阿查巴尔特这才松了一口气——果然是请他来画像的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给宫廷画像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情，何必要选在这深更半夜，还要经过迷宫般的几道关卡？巴黎的宫廷画家有十几位，哪一个不比阿查巴尔特有名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这个瓦拉几亚人？

其实，阿查巴尔特所谓的“宫廷画家”称号，只不过是给病中的查理九世国王画过一幅肖像而已。那时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据说那种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，竟没有一位画家敢为他画像，也因此便只能找到穷困潦倒的阿查巴尔特。

眼前的美人已经端坐好了，旁边的侍女给她披上一条天鹅绒披肩，又给她戴上一副价值连城的琥珀耳环。侍女又添了几张烛台，使照在美人脸上的光线更亮了，不过身后却显得一片幽暗，此时，美人就像暗夜里下凡的天使。

在黑衣人的催促下，阿查巴尔特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画像的对象，一幅绝美的构图已显现于脑海。

黑衣老妇人也走进了里间，坐在旁边看着他画，老妇人那苍白的脸庞在烛光下显得分外恐怖，阴森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画布和前面的美人。

阿查巴尔特赶紧在画布上勾勒出了美人的轮廓，在老妇人的眼皮底下，他开始用画笔涂抹颜料了。

整幅画用了三个小时，在这过程中她始终一动不动，只是偶尔眨眨眼睛，流露出某种特别的眼神，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宛如哑巴美人。

当这幅肖像油画完成时，阿查巴尔特已是满头大汗，画布前的美人也显得有些疲惫了，她低垂下眼帘，接过侍女端过来的杯子喝了口水。

阿查巴尔特抹了抹额头的汗，后退半步看着自己的作品。画布上端坐着一个绝世美人，半透明的翡翠色眼睛略带忧伤地盯着他，似乎想要倾诉什么。

圣母玛利亚，简直是个奇迹！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画居然出自他自己的手笔，他想，就算是乔尔乔涅或提香，也未必画得出这样的杰作。

不，他相信这幅画不是自己画的，而是上帝假借了他之手，这是上帝的

作品，是上帝在操纵他的画笔。

阿查巴尔特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了，这是画家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间。

当他还没有从这幅画的沉醉中清醒过来时，黑衣老妇人向他摆了摆手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虽然对这幅画恋恋不舍，但阿查巴尔特还是站了起来，失魂落魄地准备离开。

忽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

这声音就像碰撞的酒杯般清脆悦耳，让阿查巴尔特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。

原来是那美人说话了，她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但随即微笑着说：“先生，您忘记签名了。”

对啊！阿查巴尔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怎么连最重要的签名都忘了，这么杰出的惊世之作，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名字。他赶紧在画布的左下角留下了自己的签名。

黑衣老妇人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快点走吧。”

他在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偷偷回头瞥了一眼，只见在摇曳的烛火中，那美丽的女子露出了诱人的微笑。

天使还是魔鬼？

虽然心里还念着那美人，身体却被推出了房间。黑衣人领着阿查巴尔特回到了过道，再度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铁门和回廊，离开了罗浮宫最隐秘的迷宫地带。

好不容易走到月光底下，阿查巴尔特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先……生，请问……我的……酬劳？”

黑衣人的嘴角撇了撇说：“放心，少不了你一个子儿！”

他将一个小袋子扔到了阿查巴尔特怀中，袋子里竟是分量十足的金币。

“圣母玛利亚！”

他强忍住心里的狂喜，低着头点起了金币。

突然，他感到喉咙口一阵冰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入他的体内。糟糕！竟不能呼吸了，鲜血在咽喉部位流淌着，他想要大声喊救命，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。

黑衣人的利刃割断了阿查巴尔特的喉咙。

巴黎的夜空更加黑了，黑得他什么都看不到，黑得只剩下那美人的脸庞。

1574年5月19日，午夜。

：2005年4月1日 上海

也许，从四百三十一年前巴黎的那个夜晚起就注定了，这个故事要从2005年的愚人节开始说起。

4月1日，星期五，一个阴冷潮湿的上海之春。

直到下午3点33分，当我踏入南京西路某大厦十三层的“云间网”公司，坐进嘉宾聊天室的时候，才像是被什么刺激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
我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。没错，今天是4月1日，而且还是星期五。

我有些狐疑地看了看云间网的编辑们，只见她们正在窃窃私语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年轻吧！

一个编辑回头看了看我，笑着说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选在今天？”

“今天？你是说愚人节吗？因为愚人节开玩笑是无罪的，等会儿就算说话夸张点，也没人会怪你的嘛。”

听了她的这番解释，我也只能甘拜下风。幸好今天她们请了我这么个老实人，要是碰上我的朋友 L 君、小 D、老 B 诸位，岂不是要吹破了这栋四十层大楼的屋顶？

其实，我并不是太在意“愚人节”“情人节”之类的洋节日，只是担心等会儿我作为嘉宾聊天说的话，会全被网友们当作愚人节的笑话听了去。

如果你看过《荒村公寓》和《地狱的第 19 层》这两本书，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担心了。因为这两本书卖得还算可以，引得许多读者和网友纷纷猜测：书中的故事是否确有此事？我是否就是某位主人公？而书中的那位女主人公是否还在地铁中游荡？

正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猜测和疑问，所以这家全国有名的门户网站特意邀请我作为嘉宾，来与全国各地的网友们聊天。虽说我已参加过 N 多次签名售书、电台访谈之类的活动，但此刻还是有些紧张。

下午 3 点 45 分，云间网嘉宾聊天室正式开始。

美女主持人先开场向网友们介绍了我，然后又提出了十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，但后面的网友提问就千奇百怪了。有个叫“MARZOLINI”的网友问：“我读过你的《地狱的第 19 层》，请问你知道地狱的第 20 层是什么吗？”

还有个网友的名字特别恐怖——“山村贞子”。他说：“我是在井底看完了你的《荒村公寓》，我现在正从电视机里往外爬，可是我们这里突然停电了，我一半的身体被卡在电视机屏幕外爬不动了……对了，我想问你个问题——你和小枝又见过面吗？”

这些网友的 ID 似乎全是从我的书里钻出来的，而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又弄得我焦头烂额。原来这就是愚人节的好处，可以让嘉宾们在聊天室里出尽洋相。

当我像受罪一样度过两个小时，访谈即将结束，而我准备脱离苦海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“德·拉莫尔”的网友。

德·拉莫尔？

这个奇怪的名字像幽灵般浮现在屏幕上，使我屏息静气地怔了好几秒钟，宛如有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脑子里。我闭上眼睛，绞尽脑汁地想着这个名字，似乎在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认识这个人了。

云间网的编辑轻轻拍了拍我，说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我哆嗦了一下睁开眼睛，看到屏幕上已经多了一行文字——

网友德·拉莫尔：我看过你的小说《爱人的头颅》，女主人公抱走了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写？是因为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吗？

看着屏幕上的这段文字，我脑子里的那根针似乎扎得更深了，让我忘记了刚才的所有问题，眼前似乎只剩下一轮如钩的弯月……

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时代，一个白影从红墙碧瓦中闪出来，她的脚步轻得没有一点声音，素衣包裹着撩人的身体，神出鬼没地来到城门下。她将爱人的头颅捧在怀中，那一袭奔丧的孝服，被人头的血渍擦上几点，宛若暗夜里绽放的梅花。人头移过她白皙的脖子、胭脂般的红唇和深潭似的眼睛。她大胆地与头颅对视着，直到火热的红唇与爱人死去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……

奇怪，在这一刻我忽然沉浸到了五年前写的一篇小说之中，以至于几乎无法自拔，忘记了身边几位网站编辑的存在。

当我浮出小说的深潭大口呼吸时，才看到周围人奇怪的神色。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：“不好意思，也许我碰到过去的朋友了，请回答他，‘你猜得没错，知道玛格丽特吗？’”

编辑停顿了片刻，抬头问我：“只有这点吗？”

“对，就这么回答他吧。”

几分钟后，这场嘉宾聊天终于结束了。本不想留下来吃晚饭的，但看看周围美女如云，换作谁都无法抵抗，只能随着她们来到一家杭州菜馆。

面对着一桌的美女，照理说应该精神抖擞才是，可我却心不在焉，弄得她们十分尴尬。

其实，我心里还想着刚才聊天室里，那个叫“德·拉莫尔”的网友提出的问题——为什么女主人公要抱走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？

席间我没有碰一滴酒，美女们说的段子我也全没听进去，只有这奇怪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，就像“德·拉莫尔”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。

不，我不能再留下去了，耳畔似乎总是响着一个声音，不断地催促我离开这里。

晚上八点，我匆匆地告别了她们，走出这栋四十层写字楼的大门。

愚人节的夜晚。

南京西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，连两边的梧桐树上都挂满了灯，照亮了依偎在一起的时尚男女们。

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过愚人节。

忽然，耳边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请问您是《地狱的第19层》的作者吗？”

我赶紧后退一步，在写字楼门口的广告灯箱前，才看清了那个人——他看起来非常年轻，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样子，瘦高而挺拔的个子，浑身上下穿着黑色的衣裤，与这街头的夜色很相配。

他的动作非常诡异，一边向我靠过来，一边还不断地向四周张望，就好像有人在跟踪他一样。

我的警惕性也提了起来，侧了侧身子说：“对，就是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在书上看到过你的照片。”在广告灯箱的照射下，对方的脸也渐渐清晰了起来。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大学生，两只眼睛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又黑又亮，脸庞苍白而消瘦，乍一看竟有几分像周杰伦。

“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？”

“其实，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两个多钟头了。”他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

围，躲到广告灯箱的侧面说，“我知道今天下午，你会在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做客，所以特地在这里等着你。”

可我还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说你在楼下等了我两个小时？”

“是的，下午我就在马路对面的网吧里上网，我也进入了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。等你的嘉宾聊天结束以后，我就立刻从网吧里出来，到大楼底下来等你了。”

“可我要是从大楼的另一个门出去呢？”

他沉默了片刻，嘴角露出诡异的笑：“不，你不可能从后门出去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从这个门出来——我的预感不会错的。”

忽然，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此感兴趣了，这让我更加警惕和不安起来，赶紧冷冷地问道：“够了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找我？”

“我的名字叫林海，森林的林，海洋的海。”他靠近我，那张苍白的脸让我不禁后退了半步，他继续说，“对不起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请你一定要听我说。”

是什么事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？他又向四周张望了片刻，好像随时随地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似的，弄得我也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。

他凑到我耳边，用令人战栗的声音说——

“你相信世界上有幽灵存在吗？”

我一下子就怔住了，在灯红酒绿的南京西路上，在高档写字楼的大门口，这个宛如幽灵般冒出来的男人，突然在我耳边问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可怕的问题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的第二句耳语又来了——

“我已经被一个幽灵缠住了，它就在你身边。”

听着这句话特殊的语调，再看看他那双直勾勾的眼睛，无论换成哪个人，大概都会被吓到。我自然也不例外，只感到内心不停地战栗，随即一阵凉凉的夜风卷过身上，似乎那个幽灵已从我的身体里“穿”了过去。

我立刻打了个冷战，再看看周围依旧是人流如织，明亮的灯光下哪里有什么幽灵，倒是这个叫林海的人看起来更像是鬼魅。

忽然，想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眼前这个人的突然出现，会不会是愚人节开的玩笑呢？

正当我面露不快时，他的表情却柔和了下来，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把话说得太直接，我们能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吗？”

我没有立刻回答他，有些犹豫地站在原地没动。

林海看着我的眼睛，沉默片刻后说：“下午你在和嘉宾聊天的时候，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《爱人的头颅》里的女主人公要抱走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？”

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，我的眼睛也立刻睁大了，一个名字脱口而出：“德·拉莫尔！你就是那个叫‘德·拉莫尔’的网友，对吗？”

林海露出了一个奇怪的微笑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是，我用‘德·拉莫尔’这个名字向你提问，而你的回答也没有让我失望，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等到你。”

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，此刻这个叫“德·拉莫尔”的人就站在我眼前，纠缠了我两个多小时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开了。

我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一起来到马路对面的小咖啡馆里。

愚人节的夜晚，咖啡馆的生意特别清淡，林海特意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与我面对面地坐下。

这里的灯光足够亮了，虽然林海的脸色依然苍白，头发也乱七八糟的，透着一股憔悴的味道，但他确实是个挺英俊的男生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想必很能吸引女生的眼球吧。

林海依然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不时地向我背后窥视着，那眼神让人汗毛直竖，好像我身后站着个女鬼似的。

我终于打断了他的东张西望：“对不起，你等了我两个多小时，不会就是